

# 乌江的清与“重”

本报记者李黔渝

2月3日，正值立春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考察。

3日下午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毕节市黔西县看了一条河，实地察看了生态环境。这条河的名字叫乌江。

乌江，古称延江或黔江、巴涪水，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，全长1044公里，流域面积8.79万平方公里。

乌江奔腾于大娄、武陵山脉之间，气势磅礴，峡滩踵接。两岸奇山对峙，江中礁石嶙峋，波涛汹涌，素有“乌江天险”之称。因两岸的山体均为墨乌色，乌江就像一条乌青色的蛟龙，由西向东奔腾而去，贵州一些地方老百姓叫它乌龙江。

这些年来，我每年都到访乌江流域沿线多地，感受青翠乌江厚重的历史 and 变化。

## 百里乌江画廊

春节将至，走进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，村民们备年货、杀年猪、挂灯笼、打糍粑、排节目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化屋村党支部书记张玉芝说，大家正为春节接待好游客做准备。

在2004年以前，这里还是个“交通靠走，通讯靠吼”的深度贫困村。“在以前，要想走出村子，要么划竹筏沿江出去，要么徒手翻上百米的悬崖，我们叫‘手扒岩’，有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的危险。”化屋村老人杨梅说。

化屋村地处百里乌江画廊鸭池河大峡谷，近年来，化屋村依托秀丽的自然风光和特色民族文化发展旅游，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。

乌江百里画廊包括乌江干流重庆酉阳县龚滩古镇至万木乡之间河段，以及自东向西倒流的乌江支流阿蓬江西阳段，占地面积240平方公里。其中，乌江山峡是千里乌江风光中最精华的部分，包含夹石峡、黎芝峡、银童峡、土坨峡、王坨峡等5峡，长达89公里，峡谷风光浑然天成、自成一体。乌江山峡北接重庆市乌江峡谷，南邻梵净山自然保护区，是长江三峡—乌

江山峡—梵净山自然保护区—张家界森林公园旅游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## “污江”变身生态河

乌江曾被老百姓称为“污江”。由于水生态环境问题突出，乌江部分流域治污形势严峻，一度成为全省八大水系水质达标率最低的河流。

乌江清，贵州水清。近年来，贵州举全省之力治理乌江，组合拳频出。2020年，乌江干流水质达到Ⅱ类标准。

磷污染较为严重的34号泉眼治理可称得上是中国环保治污史上的“壮举”。位于遵义市播州区乌江镇的34号泉眼是一个岩溶泉，磷废渣渗漏到地下通过地下水从泉眼冒出。记者曾多次暗访到此看到，过去34号泉眼所在位置变成一条牛奶河，站在河岸上都能闻到刺鼻的味道，当地居民曾反映河内鱼虾几乎绝迹。

从2009年至今，34号泉眼治理已投入8.1亿。贵州磷化集团在34号泉眼涌水处建起三个大型“净水装置”，2020年汛期全系统开机，实现泉涌水1.2万立方米/小时全部收集处理和达标排放。

乌江水能蕴藏丰富，全流域水能蕴藏量1042.59万千瓦，居全国第六位，在长江各大支流中居第三位。乌江径流量稳定，干流总落差达2123.5米，是我国水能资源的“富矿”区。

乌江渡电站水坝是根据乌江流域的地理环境特征，因地制宜开发水能发电，并带动该流域的经济、社会发展，成为我国喀斯特地区流域综合开发与治理的成功案例。记者曾在乌江渡渡口乘坐小船，真切感受乌江的雄伟壮阔。连绵不绝的江水将两岸分割开来，起起伏伏的山丘随着船只靠近，逐渐显露出真面目。

## 盐油古道

乌江流域物产富饶，自古以来为川东与黔东北的重要运输纽带。秦国大将司马错曾率巴蜀将士十万，自乌江溯舟，取黔中郡，这是乌江航运最早



乌江两岸景色秀美(2018年9月22日无人机拍摄)。

的记载。公元前140年，汉武帝刘彻置涪陵县于今重庆彭水县郁山镇，把涪陵县上升为郡一级治所。晋控制蜀汉以后，准备进攻吴，又将乌江航运继续向上延伸。明、清以来到民国初年，乌江沿岸先后有商民捐资，凿滩疏浚，以兴盐利。

古时从四川、重庆运送盐，沿乌江逆水而上，进入贵州东部和湖南湘西；又将桐油、生漆、五倍子、木材等贵州土特产水运出境，促进了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，这种盛况持续了上千年，形成了一条历史悠久的“盐油古道”。

重庆彭水县郁山镇的盐丹，贵州思南县的桐油、石阡县的生漆和德江的木材等，都顺着乌江进入重庆。“装不完的郁山，塞不满的重庆”说的便是当时的情形。

乌江流域其地形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，高山峡谷密布，江河洞坑纵横，恶劣的地理环境孕育乌江流域人民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的精神，豪爽乐观的性格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：“巴寡妇清，其先得丹穴……名显天下，岂非以富耶！”描述了以寡妇清为代表的乌江流域人民对炼丹业的发展；汉初云阳人扶嘉交女掘白兔等9口盐井，开创了我国最早的盐场；1899年，邱寿安、邱翰章兄弟创制“榨菜”，小包装分送请人品尝，远走他乡张贴广告，艰苦的努力成就了如今的“涪陵榨菜”。

## 土司文化

乌江流域地处西南边陲，在元明清时期，乌江流域曾有多家土司，统治着以彝族、土家族、苗族为代表的40多个少数民族。土司来源广泛，族属多样，传承历史悠久。

乌江流域的土司以武职为主，级别较高，宣尉史共9个，占总数的7.8%。势力强大，且桀骜不驯的土司或被中央政府消灭，或被分割成若干中小土司。明政府平定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乱后，将其属地归流官治理；贵州水西安氏土司叛乱平定后，被分割成多个小土司。乌江流域中小土司数量较多，因无力对抗中央政府而长期存在。

土司起于元，盛于明，衰于清雍正朝，历史悠久。前后经历了数百年，对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一方面，土司作为朝廷王臣管理辖地百姓，对维护西南地区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另一方面，兴办文教开化民众，土司积极向学重教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，加快了民族地区移风易俗和开化民众的进程，为民族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中央统治者认为土司久居边荒，不识教化不知礼仪，故往往多命令或鼓励土司积极向化。《清文献通考》卷五十九记载，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“令贵州各州府县设立义学，土司

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

承袭子弟送学肄业，以俟袭替，其族属子弟并苗民子弟，愿入学者，亦令送学。”明清时期对土司的文教有明确要求。乌江流域土司时期的办学形式，主要有官学、州县府学、卫学、义学、书院、社学等等，并在民族地区逐步实行科考，甚至予以政策上的鼓励。

## “强渡乌江”红色记忆

乌江又被称为“英雄河”。红军突破乌江，粉碎了国民党借“乌江天险”堵截消灭红军的美梦，一扫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，从此掌握了战争主动权。1934年12月18日召开黎平会议后，中央红军分三路向乌江进发。右路红一军团在回龙场、左路红三军团在茶山关、中路军委纵队在江界河等地强渡乌江。

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？一方面，来自国民党的严密防守。据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记载，当时防守乌江的是贵州军阀王家烈部，他为防止红军“赤化黔北”，调派3个旅1个团沿遵义老君关到思南塘头的乌江各渡口构筑工事，并沿江烧毁民房、销毁船只，以阻止红军渡过乌江。另一方面，源于“乌江天险”的恶劣地理环境。古人形容乌江：“崇崖如壁，悬壁临水。”乌江两岸陡峭高山，江水波涛汹涌，河面宽达200多米，窄处虽数十米，但水深流急，漩涡翻滚，沿线荒芜，人迹罕至，没有渡口、没有船只，很难过江。可是，时

# 中国故事

本报记者姜辰蓉、杨一苗

巍巍秦岭，幽幽骊山，高大的封土之下，沉睡者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——秦始皇。

从统一海内、雄才大略，到严刑酷法、凶奢暴虐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没有一位皇帝如他一般对后世影响深远，也没有一位皇帝像他一样争议之声不绝。

秦始皇身后所葬的陵寝，更是充满神奇色彩。“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”“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”……这些对于秦始皇帝陵的文献记载，让人们们对这位“千古一帝”的地下王国不禁充满遐想。

兵马俑、铜车马、石甲冑、青铜水禽……秦始皇帝陵的每一次新发现都让世界发出惊叹。被称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的兵马俑，也仅仅是其陵园外圈的陪葬坑之一。深埋于封土之下的陵寝，更是不断撩动着海内外人士的心弦。这其中不仅有民间“希望发掘”之声，也有地下王国“如下天状”的畅想。在中国，没有一座帝王陵寝如这般被世人关注。

## 骊山帝陵

作为秦岭的支脉之一，骊山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之地。西周末年，周幽王在此上演“烽火戏诸侯”；盛唐时，这里见证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“此恨绵绵无绝期”；到了近代，骊山还是“西安事变”的发生地。秦始皇的陵寝，正位于骊山脚下。

司马迁《史记》“葬始皇郿山”。唐代诗人李白的“刑徒七十万，起土骊山隈”，历史上留下许多史料诗作，记录了秦始皇帝陵的方位和修筑人数。在骊山，人们看到的是与周边山形相似的封冢，高大的陵墓封土之下，便是神秘的地下宫殿。

在嬴政13岁初即位那年，他

陵寝的营建工程就开始动工，前后历时三十八载，到秦始皇驾崩、秦二世继位还未完成，最终被战乱中断。规模宏大的秦始皇帝陵是根据“事死如生”的丧葬礼制和遵循国君的陵园“若都邑”理念来设计建造的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没有任何一位帝王的陵寝能与秦始皇帝陵相媲美。秦始皇帝陵保护范围共20.32平方千米。其中重点保护区2.74平方千米。迄今为止，仅陵区内发现的陪葬坑就有180多座。秦始皇帝陵建造时间之久、用工之众、规模之大、从葬之丰富，均为世界历史罕见。

考古勘查表明，秦始皇帝陵园的遗迹基本分为地面建筑与地下建筑两个层面。地面建筑布局由封土、内外城垣及附属设施、礼制性建筑寝殿、便殿、园寺吏舍遗址等构成。地下建筑布局主要有封土下的地宫、陪葬坑、陪葬墓以及地下阻排水系统等，目前已发现的陪葬坑，分布在陵园的外城以外、内外城之间、内城以内三个相对区域。

尽管秦始皇帝陵地宫并未打开，但对其外圈的考古发掘一直在进行。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研究，目前已在秦始皇帝陵陵区发现大小形状不同、内涵各具特色的陪葬坑、陪葬墓等600余处，出土了包括秦兵马俑在内的珍贵文物5万余件。兵马俑坑是秦始皇帝陵众多陪葬坑中尤为著名的一处。

此外，秦始皇帝陵园内出土的铜车马、青铜水禽、石铠甲、百戏俑等文物，为研究秦代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学和艺术等提供了实物材料，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，还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。这些珍贵的秦代文物一同构成了体量巨大、类型繁多、资源实体疏密度优良且独一无二文化景观。

“秦始皇帝陵不仅仅是一位帝王的埋葬之所，它更多承载着秦始皇构建宏大帝国的理念，这其中源自诸

子百家的思想之光，也有对秦帝国的政治体制、社会结构、都邑格局、宫廷生活、军事制度等的映射，更对推动中华文明进程有重大意义。”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科研规划部主任张卫星说。

## 兵马俑现

兵马俑以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享誉海内外，而考古发现显示，它只是秦始皇帝陵众多陪葬坑的一部分。兵马俑现世充满了故事色彩，也掀起了尘封两千多年秦始皇帝陵的一角面纱。

那是1974年初春，严重的情势威胁着中国西部八百里秦川，坐落在骊山脚下的西杨村也不例外。村民们在荒滩上选定了一处地方，准备挖一眼大口径的井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当挖到1米多深时，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层红土。这层红土异常坚硬，又一铲头下去，只听到“咚”的碰撞声，有火星溅出，却无法穿透。当时挖井的几位年轻人不得不用全身力气抡起钎头。

1974年3月29日，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军阵的第一块陶片，就在充满力量的挖掘中重见天日。挖到3米多深时发现了陶俑残缺的身躯，接着往下挖，俑头、铜镞、铜弩机相继出现。这个陶制人头，头顶长“角”，双目圆睁，紧闭的嘴唇上方铺排着两撮翘卷的八字须。来围观的人们议论纷纷：“这是挖到瓦神爷的庙了！”

当年参与考古发掘的袁仲一，如今已经88岁高龄，他至今还记得与兵马俑的初次相见，那是令人震惊的场景。此后的几十年，他身心都奉献给了这座地下军阵。

在考古发现的四个俑坑中，一个是空的。专家推测，因秦末农民起义，秦二世不得不紧急抽调修建陵墓的“刑徒”前去应战，4号俑坑很可能就是因战乱而未完工。在其他三个俑坑中，共出土了约8000件陶俑、陶马，

另外还有大量兵器、战车等。

兵马俑以作战编制和队形整齐地排列在俑坊中，真实再现了秦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情景。这个来自秦朝的泱泱军团“势若骖驔，节如发机”，似乎只待一声令下，就将“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豁”，汹涌澎湃，触之者摧。

今天，在展馆中陈列的兵马俑看似“灰头土脸”，但出土资料却表明，它们不仅“多姿”，而且“多彩”。“每个兵马俑其实都有颜色。经过两千多年的深埋，那些保存下来的颜料出土后15秒就开始变化，4分钟内就完全脱水、起翘、剥落，有的就遗留在泥层上。”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主任任夏寅说。

历经数十年的发掘、观察、研究和分析，袁仲一对已经出土的2000多件兵马俑了如指掌。“每个俑，我都看过，做过发掘记录。高矮胖瘦、穿什么衣服、出土时的颜色、梳什么发式、穿什么鞋子，我都熟悉。”

假如时光可以倒流，人们会看到它们原本形象多彩绚丽：朱红、枣红、紫红、粉红、深绿、粉绿、粉紫、粉蓝、中黄、橘黄、黑、白、赭等十多种颜色。一尊色彩保存较完整的跪射俑足以体现兵马俑服饰的艳丽：身穿粉绿色长袄，外披赭色铠甲，铠甲上缀着朱红色甲带和白色甲丁，下身穿着天蓝色裤子和粉紫色护腿。

“因此，不能把秦王朝尚黑，理解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一律都穿黑衣服。”袁仲一说，“透过秦俑明快鲜艳的颜色，我们可以触摸到秦人的情感与心灵是热烈的，朝气蓬勃的，而不是低沉的、悲哀的。”

## 地宫之谜

目前，秦始皇帝陵的考古发掘还只在外围，核心地宫仍然笼罩在重重谜团之中。揭秘更多是依赖历史文献资料和现有科技手段做出推测，

间紧迫，先遣队必须抢在追兵抵达前，架桥通过乌江。工兵们就地取材，赶制了许多竹筏。

1935年1月1日，红军突破乌江的战斗首先在江界河渡口打响。此地江面宽250米左右，江水流速达每秒1.8米，无论投下一片什么东西，转眼就冲得无影无踪。

1日上午，担任中路突破任务的红二师第4团抵达江界河渡口。经过侦察，决定佯攻大渡口，主攻地点则放在离大渡口不远处的下游老虎洞。2日晚上，5名红军战士乘竹筏偷渡成功，埋伏在山下。3日上午9点，佯攻继续，主攻老虎洞的17名红军战士乘坐三只竹筏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渡过乌江，与之前成功过江的几名突击队员会合。22名红军突击队员一齐向守敌冲杀过去，守军一时阵脚大乱。红军乘胜占领了滩头阵地，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乌江。

不久，敌军增援部队赶来，开始反扑。形势危急之际，已渡江登岸红军抢占滩头左侧山峰制高点，并借此有利地形打垮了敌人的反扑，巩固了江岸阵地。红军工兵在火力掩护下乘势架起浮桥，主力部队立即从浮桥上冲杀过去，驻守渡口的敌军全线溃退。3日下午，中央直属机关、军委纵队、红一军团、红五军团及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渡过乌江。

龙场、茶山关两路部队也顺利渡江。从1月2日红2师在老虎洞突破敌人的乌江防线开始，到1月5日红军3万多人马全部渡过乌江，历时不到一周，红军全线突破了敌人设置的东起回龙场、西迄茶山关200余里的乌江防线。渡江战役红军主力部队以较小伤亡，共击溃黔军6个团，歼俘敌人500余名，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，取得了突破乌江的重大胜利。随后红军挺进黔北，向遵义进发。

今天的瓮安县江界河渡口，作为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纪念遗址，成为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江界河大桥，以单孔跨度330米，水面高度263米的雄伟气势，成为世界第一跨度桁式组合拱桥。诗人称之为“彩虹横空挂，天堑变通途”。每当我到访这里，从远处看桥，像一个钢铁巨人，英姿勃勃，高耸入云。从桥上看见乌江，滔滔江水狂野不羁，刚刚烈奔放。遥想当年令人寒战的乌龙江，如今变成了令人陶醉的美景，我想，昨天的乌江没有难住人们，明天一定会更好。

# 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国

北魏学者郦道元的解释是“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在于以水银为四渎、百川、五岳九州，具地理之势”。在我国

的地理版图上，东方、南方有大海，而秦始皇帝陵水银分布密集区域正位于陵墓的东南部，这也许不是巧合。

谜团四：地宫藏宝知多少？据司马迁《史记》所载：“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。”汉代学者刘向也曾感叹：“自古至今，葬未有如始皇者也。”据史书记载，地宫中藏有“金雁”“珠玉”“翡翠”等不计其数。

考古工作者在地宫西侧发掘出土了一组大型彩绘铜车马。车马造型之准确，装饰之精美举世罕见。之前，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出土了一组木车马，除车马、御官俑为木质外，其余车马饰件均为金、银、铜铸造而成。地宫外侧都藏有如此之精美的随葬品，其内随葬品之丰富、藏品之精致令人充满遐想。

## 暂不发掘

对于秦始皇帝陵地宫来说，发掘还是不发掘的争议从未停止。许多人希望能打开这座千古一帝的帝王陵寝，一睹为快，也解开困扰考古界、史学界的诸多谜团。

“在考古界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一致——不能发掘。在专业领域，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。”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张天柱说。

他说，任何一种对地下文物的挖掘，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对文物某种程度的破坏或损害。所以，我们进行的大多是抢救性发掘，比如因施工、被盗等人为因素或自然灾害使文物遭到破坏，必须进行抢救性发掘以保护文物。但除非必须，一般也不会主动发掘。

如同兵马俑身上的彩绘，出土后仅能保持数秒。空气对颜色的破坏“快得甚至让人来不及拍张照”。若是文物上的信息因保护技术不成熟而“灰飞烟灭”，这样的损失着实令人痛心。